嘯亭續錄

嘯亭續錄卷二

韓旭亭

旭亭先生寄予尚書公家書余已載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烱如電喜作谿刻語使人莫能禁受嘗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黃閣學孫懋當早貴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過格以自警凡利衆濟人事皆勉力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嘗大病夢人語曰汝發憤改過造化已延汝壽矣及病愈貌和靄有識之者云非復當年形狀矣老年遠遊燕粵吳越身愈輕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壽

八十經　上賜匾旌之越二歲無病終實近世之罕見也憶丙午間師嘗設席余邸因余性卞急諄諄相戒以己身爲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終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師教也

張雲汀

張雲汀名賓鶴　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蒼涼勁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詩客禮怡諸邸與嵩山叔交甚篤先王喜其才而誚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一篇書其怪僻當不至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流激湍飛觴醉月之候褌落於席人爭笑之而先王不顧也後以落拓　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嘗刊其詩以

行世亦甚憐其才也

黃雅林

黃雅林初名俊字石咸遼陽人為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殉節其子孫遂流落寓藉陪京云先生學問淵博矜才使氣醫卜藝術之書無不周覽時時述稗官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顧以癡者自居蓋俗謂癡呆者亦謂之大頭云好奇士也詩畫仿鄭板橋有意矯俗反使性靈汩沒先恭王甚惜其才華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耳熱賓主喧嗔聲驚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

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亟邸時貝勒永福已襲封先生督責甚嚴時有倨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朝廷貴爵爾身猶吾弟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長跽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蔭儀真人善繪事詩宗放翁間有清新之句幼冠入都從先恭王之遼瀋往返數千里有出塞詩一卷皆蒼涼弔古之作袁簡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曠不屑小節用濃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頗有淩雲之勢江鄉諸鹺客多珍重之名與王夢樓相埒晚年寄跡釋道於內典頗精熟年八十餘始卒

超勇親王

余向記超勇王光顯寺戰績於前卷今於其嗣王處得王家乘其功尚有未詳處故補書之王先世為元太祖第四子後裔居喀爾喀賽音諾音部康熙中準噶爾台吉噶爾丹勢强侵喀爾喀四部盡為所破王時弱冠負祖母單騎敂關降 仁皇帝憐之置宿衛授輕車都尉爵 賜第京師尚純愨長公主至雍正中封郡王遣歸游牧九年征準噶爾時王請從征 上從之命從順承王駐察汗河傅爾丹既僨師於和通淖爾（見前卷）賊眾追蹤闌入內境順承王擁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虜騎充斥大軍敗亡安用將帥為也

因率本部卒迎賊於鄂登楚勒時賊勢鴟張赤光遍野王曰此未可以力爭因命其部將巴海夜入賊壘以致師王伏精銳於林莽間巴海率哨騎奔賊大隊賊衆追之伏起王吹角於隊我兵無不一當百轉戰竟日賊倉卒遇大敵不及備遂爲我兵所殲王陣擒賊首二皆百戰渠魁賊帥小策零墮騎裸身跨白蛇遁漠南肅清時謂北征第一戰功云逾年復有光顯寺之戰王威名鎮漠北虜騎震慴不敢復南牧矣及　純皇帝即位授王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傳閣峯尚書歸定和議見前卷　上命王會議虜使哈柳至强辯士也謁王於京邸哈柳詣王曰聞王漠北有營帳奚必

居於京邸王曰　國家都於此我隨　君而居即為吾土喀爾喀乃藩部若人有園圃然何足道也椰又言王幼子思歸見前卷欲傳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為吾嫡長其餘孽何足齒及汝部縱放歸吾其請於　皇上必戮於宗也哈喀然退王復面奏　純皇帝曰今北虜挾臣子以為重臣若許之適足以長其驕心恐無益於國事況此不肖子不即隕滅甑顏偷生無足存也　上詔奬之比之樂羊云復　命王脩書答之和議乃成庚午王薨於軍遺表請歸祔公主園寢　上悼惜之命配享　太廟及賢良祠外藩得預侑食者惟王一人蓋異數也嘉慶甲戌禮部尚書成寗以王為外

藩故撤賢良祠神牌於後殿事聞 今上震怒立褫成職蓋猶念王之勳也其孫松旺多爾濟頗有祖風尚和靜公主掌宿衛四十年所領將卒無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當權時諸王大臣盡交其門而王獨與之梗 今上甚為優眷癸亥春有陳德之逆喀爾喇貝勒丹公某已為所刺傷王以手捘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捡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廢時王面詰其貴臣曰禮王何罪公乃羅織至此使宗藩斥革如發蒙振落吾儕外臣何足道也貴臣赧然退王困於歲首謝病歸藩憤悒而薨余與王素之締交乃情摯若此深有感於心也劉文清公嘗比王為金日磾余以其謹慎寡

過處有類霍大將軍日磾尚非其匹實為　朝廷重臣也王旉之夕有大星隕於西北訃至恰如其期亦一異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為沈文慤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等結社號吴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㽞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為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鯁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

也嘗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末作玉蝴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紆緩多為人所愚任湖南學政歸以宦囊開厺肆以其利薄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

寗秀生有髭

納蘭侍衛寗秀為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頹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

張漢潮渡漢江

嘉慶戊午夏教匪張漢潮自秦竄入楚境勢甚猖獗楚督景安畏

懦違避武昌賊如風飄豕突無所抵攔漢潮欲渡漢江以窺全楚時漢陽最為富饒市廛毗連數十里甲於天下聞警商賈驚避有老賈某祈於關帝廟會大風驟起飄泊賊人舟楫覆於江者如鶩也漢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狽返秦中自是不敢東下逾年乃為明參政亮所擒當時假使賊得濟蹂躪江淮其禍不可問矣信夫國祚昌熾水伯得以默為佑護也

釋事數則

乾隆末定王屢攝金吾印信正陽門外火災延及民居王馳救之有娼家避火羣立巷口粉白黛綠者數十人王不識詫曰是家女

子何若是之多也人爭笑之

陳春澥副憲性鯁直敢言滿朝以怪物目之廣賡虞侍郎嘗謂余曰仕途以我與王暨陳副憲為三怪殊為憒憒余笑曰吾今日誠為周處矣蓋狎以廣為虎陳為蛟也後春澥降官編修嘗路遇余余降輿立市間語移時輿夫皆詫私語曰是何侘傺老翁而王為之謙遜若此余聞之笑謂傔者曰非轎夫不能道此語也

張靖逆秉樞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嘗侍班而冠纓忽斷不及縫紉恐　上出見之乃以下僚啟事箋於頸下繪之如纓然人傳為笑柄云

宗室鎮國公永玉嘗饋蒸鵝於順義侯田公國榮閤人誤以蒸鴨告之田詫曰吾年已老從未見此巨鴨也後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貧得 上賜人参票喜極過望感激涕零是日 上祀雩壇某不及伺 上回宮乃於天橋路側泥首稱謝成王笑曰自有 郊祀以來從未有在此叩首者某公此舉恐橋神亦有所警訝也

曹劍亭之劾和相家奴劉全余已載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嘗押暱某伶童後為全所奪故公啣怨劾之後廿餘年花曉亭侍御杰之劾鹺賈查有圻侵冒 國課人復以此語歸之甚矣不樂成人

之美若此

甘嘯嵓先生運源為忠果公曾孫幼師劉海峯書畫精絶詩文上宗七子殊有豪氣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書有某大臣延其書寫奏牘先生以靈飛經法為之某公大怒揮之門外曰甘某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軍門攀龍為將軍元生子元生隨鄂文端公征苗有功軍門子國興復以勇健著三世擁旄時人榮之公為回屬素禁豕肉外祖舒直恪公名見上卷任西安將軍時興公甚善嘗請會食哈公每嫌蒸羊品味不佳異日庖人潛以豬肉託羊饌哈食之甚美褒獎備至

初不覺異味也

張文和公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閽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褚筠心學士於庚寅科同國學士柱典試江西國故文理庸劣而不許褚同定一卷乃自為批閱同時全閣學魁與邊學士繼祖典試浙江全故疎懶終日不閱一卷任邊選中時人謗曰全虧邊繼祖裏住褚廷璋云蓋北人呼虧裏與魁國同音也

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語自言直樞庭時嘗 召見 上適閱

明叅政亮捷報　命王閱之王習爲常奏此戰惜未獲渠首使張

漢潮得擒明亮始爲佳事　上正色曰若是則不佳矣王始省悟

免冠叩謝出

賡閣學泰滿洲人中己酉孝廉以資深歷顯職面目臃腫人爭厭

之與人言習語可不是三字人以賡可不呼之宗室輔國公晉隆

性滑稽一日於坐中驟問賡曰今日天氣甚寒賡習以可不應之

又云君觀某大臣貌可作龍陽否賡亦漫應之爲某大臣所責至

跪謝乃已

明副軍泰寧夏駐防人以功績洊至副都統人多粗疎一日帶領

引　見時明司鑲黃旗漢軍其都統為榮恪郡王王又兼攝領侍衛內大臣故事領侍衛府階最高故先入　殿明龍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賜坐　上命之坐眾大臣叩頭謝明亦隨之叩坐如儀為　上詫之明始知誤免冠謝罪即日罷之

王文靖

王文靖熙宛平人為文簡公崇簡子少年登第　章皇帝喜曰公輔器也然當草創之際非習國書無以濟大事乃命供奉　內廷　上親為之教習清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　上登遐時命公與文僖同撰　遺詔因授　顧命康

熙中正首揆吳逆叛其子應熊因尚主故留京師時莫敢言公首劾之其疏要語云不斬應熊無以寒老賊之膽云云 仁皇帝乃正應熊之罪時人快之公家訓云祭墓無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過儉者公曰今以牢相祭墓誠為太儉然日後子孫儕於庶人時則易於措辦若敖氏之鬼不至於易餒也人服其言甍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喪為之罷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為諸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為魁楚公以

晚年入翰林嘗隨　駕木蘭褒衣褶服行山谷間　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査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縲繫入京　憲皇帝聞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剛直某相國當權時與余邸為姻戚先王惡其人與之絕交又當時譽鄂文端公相業先王頗不以為然曰居相位者當有相度西林偏袒鄉黨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善劉文正裘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　槤必以諸城為式文恪薨王親臨其喪壬戌冬路過三河旅店見壁有文達詩挑燈屬和涔然涕下其真摯也如

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倫叛於壽張率黨北上圍臨清勢甚洶惡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揚而屯兵於堅城之下此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為舒文襄公所滅又石峯堡回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涸守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其計以破賊當緬甸用兵時王嘗咎其不用火攻後捷見明參政亮述先王言公曰當時吾嘗屢言於文忠叔奈蠻地匝月無風難以施行亦天意耳又與先王言不謀而合也

張夫子

明監軍張公春於大凌河被擒見　太宗不屈　上挽弓欲射之

先烈王諫曰此人既不懼死奈何殺之以成其名　上從之命達文成厚養之公獨處蕭寺中聚徒課讀一時開創名臣如范忠貞甯文成輩皆曾執經受業者也居數年卒　上厚葬之時人比之文中子教授河汾諸徒所以啓唐之基也自古款待勝國忠臣莫之能及既能全彼之忠又不傷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視之　文皇殊有愧也滿大臣某入都後告明臣某曰汝國有一張夫子而不知用反為我國教育人才誠可惜也余嘗讀明臣奏疏至有毀公為李陵衛律者真所謂顛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臺中有海神祠塑明内官像三人祀之傳即熹宗於南海覆舟時拯帝所溺斃者帝封三人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當時正人君子為魏閹所害者指不勝屈其遑左畨安殉死諸公如王三張銓等亦頗有人帝罔知憐恤乃煦煦於溺死之閹璫亦可謂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巴篤理為忠正公養正之族姪國初時隨忠正來歸從征朝鮮北京遵化大凌河諸戰皆有功天聰甲戌為明曹忠果文詔所害文皇甚惜之贈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

處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時有斬齊將高敖曹者周人歲賜其帛至周亡猶未已曹忠果乃能推斬大將實為明將中難能者莊烈帝不惟不賞其功乃反以恇怯論戍吳興化姓屢救之不報賞罰顛倒若此欲國不亡烏可得也

吳六奇

吳六奇浙人少負大志家奇貧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嘗加周恤公深感之後仕粵西桂王時嘗有功至總兵官投誠　本朝隨尚平南可喜屢捦海寇有功洊至提督孝廉嘗以與修偽史故株連獄中幾不能免死公特疏為

之解救卒白其寃因聘查至粤中厚為贈賮以歸其署中有峻石高數丈查愛之摩挲撫惜因醉題縐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蓋吳潛使人運至矣今越中傳為佳話云

郭尚書

郭尚書四海納蘭氏為金台石之後即明所謂海西部落也以文蔭康熙閒屢任膴仕嘗以宗伯兼攝司冠數年亦異數也然閒其多權術任科道時有以賄進者公於夏日皮冠重裘圍爐斗室中見之繼乃仍登白簡其人反噬公詰其謁見時日其人言衣冠居處狀眾以為必無之理乃脫身事外亦巧宦之極者也

趙恭毅

趙恭毅申喬登第後以古道自居人爭厭之公託疾歸曾買妾媵其家故宦族女以負債故賣之公覡知之慷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汚其節馮商之舉不可為之繼乎乃立送女歸家事漸聞於朝　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誼之士也公聞命出游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時廉邸令人殺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謝曰天子之法不能為王屈也　憲皇帝重其人登極後屢奬譽之以為人臣之式云

費襄莊之殺活佛

費襄莊公之平噶爾丹事見上卷久炫耀於人耳目公嘗隨 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號活佛者見 上頗倨傲公即揮刃斬之 上尤其行公曰番僧雖尊亦人臣也豈可使其倨於 君父前亂我國法使其果有異術則臣抽刃時伊早令伽藍輩按捺不延頸待戮矣人爭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齡張姓內務府人成壬辰進士館選編修嘗領署事阿文成公見曰公輔器也異日功名當不在老夫下其後官階蹭蹬翱翔科道者二十餘年公頗熱中眈望韓旭亭師嘗曰大器晚成公

無須躁進也　今上親政後立擢山東按察使不數載遂至封疆

公性聰察遇事敏幹賞識人才如朱白泉康使溫臬使承志皆拔自微員故人樂為之用以集大勳其再任粵東時百姓祠劉庚嶺以逞其毒蓋恨其來遲也時海盜充斥連檣百艘出沒波濤閒人莫敢攖公任溫朱二公入盜艦中說匪首張保降保觀望未果朱覘知其妻鄭一嫂頗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賕賓百萬饋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誘降以邀功者時不可失也溫山右人故年少美麗遂潛入鄭寢中解衣酣寢誘鄭以薦枕焉鄭氏因慷然曰同輩中幾見有白首賊耶縱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說保曰吾所以贅汝

者以汝有丈夫氣也今察之非知時事者向來海上諸雄所以能肆掠者蓋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攖其鋒今百公健吏反前所為必欲盡殄滅其黨類以報 天子今不及早揩首軍門則其兵朝暮下汝輩儼如齏粉妾不欲同君盡也請自今始斷其襦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懼因同鄭降公復督率將帥攻烏石二匪聚石驟發二匪艇皆傾靡海水為之色赤粵東洋匪盡殲實海上第一功也事 聞加公宮保銜賜雙眼花翎朱溫諸公賞賚有差公貌岐嶷面如削瓜雖談笑間而凜然有忿狀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龍圖比之逮夫名譽既彰乃頓改初節搜求

苞苴動以鉅萬聞其為江南制府時每出巡閱從車數十乘徵收珍錯海物至數百桶之多他物稱是又以重賄交結權要偵探秘旨然後傅會迎合故人莫敢攖其鋒銳初頤園大司馬燾不直公所為因巡察江南時露疏劾之 上命重臣往查虧帑公左右阻袒初卒以不實罷職人頗不滿公所為也嘗為御史吳雲參劾終莫能害丙子冬以勞瘵死 上下詔褒寵之繼以諱災為松相公所劾始罷其奠醊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鹽筴利弊長蘆鹽課有易稱

之弊每引浮數百斤以致壅滯難消動損　國課又有醝貫查氏富逾王侯交結要津人莫敢攖故醝政日見疲弊公補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枚舉其弊　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審訊咸皆引服查有折論戍其餘降革有差人爭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謅取文巻故為臺長所劾罷歸其中奥援未易知也

李鴻賓

李御史鴻賓新建人戍辛酉進士館選改官御史時值林清之變公上數疏皆言　朝廷利弊洞中竅要　上嘉其直言立擢河東副總河漢員陞遷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運河淤墊

微山湖蓄水盡涸糧艘壅滯公立率下屬疏瀹上流湖水通暢船隻得以濟運實近年之罕見者逾年丁母艱歸

勒相公

勒相公保溫相國福之子也溫以木果木僨事公蒞師時盡反父政待綠營士卒嚴優厚與文士論交誼如石殿撰韞玉石太守作瑞輩皆收羅門下馬軍門瑜忠壯公全弟鎮將國魁為全子公皆與之論世誼故人皆樂為之用惟滿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役幾受青蠅之害賴繼起者僨事公乃復擁旌旄與額經略等先後殺賊川楚教匪為之盡殲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諧飲酒賞賚頗

豐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與之交在軍中不喜談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其各盡所長又力持堅壁清野之策故賊人無所擄掠以底敗亡入閣後益斂鋒芒日事飲讌以取要人之歡遇知大體者亦加禮貌實多智士也然數任封圻簠簋不飭在蜀數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賦之謠見胡柏坪之彈章又性卞急責奴隸多酷虐有致斃者所使令皆優伶致喜怒為若輩所操亦嗜聲色之過也

金司寇

金司寇光悌安徽含山人性谿刻外貌剛果心實陰險任刑部司

員時惟以酷虐為政濟其貪婪阿文成公為其所紿以為豪吏頗任信之和相理部務時立斥其柄人爭快之嘉慶初和既償事公卿文章薦之金亦廣為交結使眾延譽於朝張通政鵬展曾露章劾之不能傷也游至江西巡撫入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為耳目任意周內罪名有葉金幣賄者雖入大辟立為昭雪否則酷虐猶如故也故使司員朋比為奸文成公所貽良法更改無餘至今猶為烈也有市賈冀姓者其妻私御車人隨之逃匿為冀某所偵獲因以重賄賂金全援奴姦主妻律皆擬斬決諸大臣欲調停其說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罪二人皆戮於市

未決月其子暴卒金於途中遇鬼連稱悔之無及於輿中泥首者再舁之歸尸已僵矣後事聞於朝　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屢舉其事以誡刑官焉

許壯烈

許壯烈世亨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時以功洊至專閫阿文成公頗器之曰武臣中識大義者惟許某一人而已任廣西提督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為其鄰清化主阮光平所逐敂關請兵其時孫文靖公士毅為廣督自負將材主意用兵公曰蠻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連禍結未易已也孫不聽其言乃率領

兩廣諸鎮兵代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師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調兵孫公遂以大捷聞入黎城據其王宮飲酒賦詩不以賊為意公諫曰我兵深入重地自應慎重況光平未戰遽退恐有不測宜及其未至振旅入關上計也孫曰介胄之士爾何知也及光平復率師至維祁驟棄國走賊勢洶湧孫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馬諫曰公為大臣若有所傷有關國體世亨一介武夫受 上知遇位至擁旄以身殉國可也因令諸將護孫公入關獨率數百人赴敵盡殁馬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將及我師總兵尚公維升平南王裔也少年勇銳因率兵禦之轉戰竟日尚手戮數十人甲

盡殷馬以後援不及因撫劍歎曰丈夫死綏志也然不死大敵而亡於小醜未果盡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恥可也因自頸死孫公遂撤江橋狼狽率殘卒入關總兵張朝龍李化龍亦先後死焉所有輜重甲仗盡為敵獲事 純皇帝以為公知大體甚加惋惜封壯烈伯祀昭忠祠其子軍門公文謨以侍衛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張總兵

張總兵芝元川中人少為小校隸宋總兵元俊麾下宋撫恤甚厚公感其德後宋公以枉獲罪侘傺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復隨明

參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為賊偵凡軍中事無不洩漏公進言明將軍曰軍中機宜動為賊覺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號乃陰為賊謀非剪除之則賊無滅日矣明公偉其言會大風雪乃命公率數十人故為出差狀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語自取囊中脯鮓與僧察煮酒痛飲情甚歡洽番僧皆醉飽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風火酷烈番僧皆爇死賊諜乃斷從公屢立戰功遂游至參將丙申春金川平凱旋時公書宋總兵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河文成公訊之公曰非宋公芝元無以致此敢不報其大德況宋公所以獲罪者乃觸怒閫帥羅織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陳其

戰績乞公轉奏於　朝若猶以功微罪重則賞罰出自　朝廷乏
元心無憾矣文成公笑曰壯士也因代為奏　聞邀　恩赦其子
歸人皆以為宋公知人公能報德云辛亥冬廓爾喀再亂搶擄札
什倫布公率數百孱卒轉戰山崖中時大雪彌漫山谷皆平而公
手揮大刀指揮番卒皆感激用命卒禦賊歸巢孫文靖公曰達賴
喇嘛之杵轉不如張總閫之刀靈也時人傳為笑談公以勞瘁早
傳文襄王奏於　朝　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滿洲人以筆帖式洊至冀州知州時甘肅道員蔣全迪

以冒賑伏法子孫皆遣戍其妻孥流離失所嘗覓食直隸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賣其媳為奴公買其媳歸成婚日憐其娜嫋羞澀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為外吏豈可幸其患難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孫輩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還並厚贈貲囊送其妻媳歸籍土人爭頌其德焉

劉文清語

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圭袍褂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悃愊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時劉文清公故為敝衣惡服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

宜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蹟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醒豁矣特人爭服其言

佛典屬

蒙古典屬佛爾卿額順義王俺答裔也其祖拉錫被擄至隸上駟院牧馬 仁皇帝於內苑閱馬見其竟日無怠容曰此金日磾儔也因擢侍衛 憲皇帝御極康親王允禩等覬覦大位拉公首發逆謀 憲皇帝悅之擢內大臣其子孫皆膺膴仕公其長孫也年十六即擢宿衛嘗擎蓋於馬上假寐悞驚 御騎 純皇帝惡之以貴臣子不即責備佯 禁闥三十餘年未遷一級公性滑稽喜

作謔語時　上最喜贊禮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蝸蟬輩亦足貴耶其雖不肖實能揣摩其調秋娘縱老猶可獻倚門技也因與擢其選　上大喜曰爾亦能作是耶立擢鴻臚卿未逾年授副都統時和相擅權　旨未時下有賀之者公告人曰余之陞擢猶奕者反著其子尚未定也人爭笑之　今上時游至理藩院尚書公素不信佛謂世無輪迴方病革時呼子孫環列榻前衆以為有遺囑公忽張目曰此時目前尚無一鬼至是終無鬼矣奇語世人莫信浮屠説也語罷瞑目逝是臨終尚作笑柄也

劉鳳誥

劉少保鳳誥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試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衆監試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書法極秀勁可給燭使終篇榜發擢高第公於常公終身執弟子禮人爭與之公性豪宕少假館蔣司馬元益宅蔣公喜其俊雅欲納為壻久之公嘗使酒詈僕蔣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與修 高宗實錄告成加太子少保近得貳卿加宮銜者惟公一人人爭羨之督學浙江以嚴酷馭士子為言官所劾謫戍黑龍江時將軍有賀表命公代撰表至 上謂近臣曰此劉鳳誥筆也其文愈佳於昔可謂窮苦始工也未久放歸田里按北魏時高聰以罪遣戍瀛洲代

州牧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之文士比必高聰之筆古今事時相同若此

德尚書

德尚書瑛姓通顏覺羅氏滿洲望族也年六十餘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游至戶部尚書己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公貌清癯性儉樸廉潔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騶馬人比之公孫宏以其删數勝之嘗入直樞廷其下屬告人曰其他費不具論即四時衣冠之貲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貧也若此後以失察胥吏罷官至今年九十餘身猶健云

帽頭氈帽

余少時見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製如煖帽而窄其簷其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絲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纓尺餘無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襯涼帽下如今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於氈帽尚簷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近十餘年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至有用明珠寶石嵌者如古弁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間倘徉市衢欲求一紅纓緞冠者未易見也至氈帽則以細氈為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緻金線蟠龍以為飾者非復

往日粗野之製如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覩矣

明參政

明參政堯金川孝感諸戰功已詳前錄矣其少時尚履懿親王郡主大婦初豁王頗厭之王母定太妃堯奉移之東陵秋間道路積潦舁夫皆憚行公時襄事因以巨杖擊舁夫自先行泥淖中舁夫乃娓娓從命往行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馬王大喜曰誠吾佳壻也他日可為名將是公少時舉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闈鄉試

純皇帝偶問傅文忠公曰汝家有與試者無文忠以公對上曰世家子弟必與文士爭名因擢藍翎侍衛命從征西域公甫出

閒即忽忽就道亦一異也公雖以武公顯然嫻文墨吟小詩善寫墨竹故屢歷文階人不以為過也

劉清

本朝用人不以資格故朱衣客以道員用總兵官見魚洋池北偶談然皆 國初開創之際近百餘年未見以文員改武者劉松齋清以縣吏起家著青天名屢征川楚山東教匪皆有戰功公性粗率喜嗜樗蒲於文吏坐使酒罵座喜與士卒共飲詎知乏方面之威儀又以揮霍貧乏故頗有簠簋不飭之舉屢遭躓蹶 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寬貸之丙子秋以山東鹽運使改登州總兵官公

大喜過望曰老臣得以盡其職矣　命下之日舉朝咸以　上用
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小說

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即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理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為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尚未至又紆至山東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

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如著書體裁如太史公漢興諸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林冲輩詳為鋪敘至盧俊義關勝輩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處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屢見迭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謭陋若此必為膺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畧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

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

老據之難

本朝諸儒皆擅老據之學如毛西河顧炎武朱竹垞諸公實能洞徹經史老訂鴻博其後任翼聖江永惠棟等亦能祖述淵源為後學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簡齋太史趙甌北觀察詩文秀雅蒼勁為一代大家至於老據皆非所長隨園隨筆中載宋太宗高梁之敗中遼人弩箭以崩雖本主鈕默記然太宗自幽州敗歸後二十餘年始崩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況默記所載狄武襄跋扈韓魏公擅權至以司馬溫公之劾王廣淵乃授執政之指直與胡紘之

劾真魏可同傳矣其踳駁不一而足奚可據為典要至趙甌北簷曝雜記以湯若望南懷仁至乾隆中猶存其言直同囈語未審老叟何以昏憒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論先烈王

嘗讀全謝山鮚　亭集載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　弟又能與之并粿遏圍舉止與聖賢何異其國焉得不興蓋謂先烈王讓國事也其時傳聞異辭尚不知先王擁戴文皇出於至誠　高皇帝初無成命也董崇如與友人書云東國部主雖老其子某雄摯非常才畧不出叢霄公之下將來遏警

尚未已也是二人如明臣作乃推尊烈王至此當時神武英畧洵可知矣

定數

太平廣記張文瓘居中書數年未能食一堂餐以為命蹇余自乙丑襲封至乙亥十載間凡　朝廷大燕會及　內廷聽戲等嘉禮皆未曾領己巳　今上五旬萬壽余適丁內艱不得與逢　盛典自今思之曷勝垂涎歟數其命之蹇應與文瓘同也

海超勇盜馬

海超勇公蘭察從征西域金川台灣諸戰功超封五等如近日武

臣之冠值　內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二人皆有駿驥扈　蹕木蘭王欲以己馬易公騎公不許王曰余夜間使人盜去公勿瞋也公笑應之曰大佳晚間王果使人往竊見駿馬獨立荒原齕草因潛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韁伏其內蓋公預為之備也因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防閑嚴密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遁矣俄而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公潛至王帳後使從者羣呼及防者出視而公乘馬行矣事雖猥瑣亦一兵機也次晚二人相見歡飲竟日王卒以馬贈公蓋深服其智也

按太平廣記柴紹弟盗馬事與公正同古今毫傑皆未可繩以法度也

郭汾陽逼娶妾

嘗讀劍俠傳崑崙奴盗紅綃事其人曰當朝一品再造社稷語實為郭令公無疑義按紅綃曰家本良家為主君偪娶為妾至今心猶耿耿故願隨崔生潛逃諸語事雖出於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見當時法網之寬故人樂為盡力雖如汾陽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舉而世人並未以為非豈若後世人情囂悍雖行如曾史稍有不當則浮議蜂起利害隨之其功業安得建樹也

元裔之多

自大勝國之裔以元裔為最優順帝之嫡支雖為額敖所滅喀爾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爾沁巴林奈曼敖汗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冑今悉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其長子　封於絕域去中國萬餘里其地似今俄羅斯然則元之世澤延長較諸江於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語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爾沁土默特二部落姓烏梁哈為元大將阿术後今杜稜郡王邸中尚存譜牒嗣王曾命余為序故知之甚詳今元裔薄之係漢人王姓纂竊其地非蒙古裔者誣蔑

之談也

本朝待外國得體

列聖柔遠綏邦撫安華夏皆得操縱之道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其歸降時皆不去其汗名蓋以其地處遐荒不足與較今既仍其名號異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傷國體所謂蠻夷相攻王者不治較諸前代爭款式之名受吾祖之治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羅斯國未通貢表故彼此關會不用詔者惟令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洛牒之狀實得中國馭夷大體勝於富鄭公之爭多矣使宋室於契丹早行此制焉有燕雲連兵

之禍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時其妻子爲舒文襄公所擒（事見前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晬

純皇帝憐之命永錮監中年至四十餘尚未出獄不識牛馬之形狀嘉慶甲子乙丑間始卒獄中皆推爲祭酒焉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

賜傅文忠宅爲奴　文襄王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爲殷富回部王公輯瑞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諳達

國朝定制凡

皇子六齡入學時遴選八旗武員弓馬

國語嫻

熟者數人更番入衛教授 皇子騎射名曰諳達體制稍殺於師傅蓋古保氏之責按明順義王俺答即為小王子之保氏故衆相沿稱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紿亦弇陋之一端也近皆選東三省人充補雖其弓馬純熟然人率皆舉止獷野衆素輕之朱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純陽為師命柳仙寥寥即世所謂柳魁者公敬禮視呂祖稍殺時皆以為荒謬成王忽曰然則為朱先生之柳諳達矣衆皆粲然

榮恪郡王

王諱綿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時 國語騎射嫻習為 純皇

帝所鍾愛欲在儲位純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於聲色身體孱弱至中年無日不病或對人終日不復接談　今上令王　乾清門行走以習勞勤然其疾終不愈也性聰敏善書法誦古今經史出口如瓶瀉水余嘗以荀子淮南鴻烈解諸書詢之王背誦嫻熟然亦未見王嘗讀書也遇大節侃侃不苟癸酉之變王時扈從聞警或猶泄泄然王泫然出涕曰　上為吾輩何人即以親誼論之猶當代分其憂況　萬乘之尊乎因進諫請　上速回京中以靜人心　上首肯之即日　迴鑾因重視王曰朕姪輩惟綿億有骨肉情也寵眷日優王逾年以勞瘵薨　上悼惜之

陳壽山

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游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曰與壽山談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為人所訾議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謖謖有聲如身在深山中人爭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為最云淹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為卹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亦可憫也

顧星橋

顧太守宗泰長洲人少為諸生時喜聲望築月滿樓招延賓客飲酒賦詩無暇日為沈文慤公弟子故詩筆清秀尚沿正宗強仕後第偃蹇粉署二十餘年壯志不為稍衰客余邸與余最善有詩賦相商榷先生必為忠告亦澹樸之士也然性喜躁進以巧宦自目序余詩稿書官階至三十餘字旭亭師笑曰今世兼相事者自初相下即星橋歟其熱中也如此晚年負債山集一麾出守眾債帥日集其門如市卒乘弇棧車潛逃出京人爭以為笑柄至粵東後以結習致罪制府劾免其官歸吳門後貧苦益堅寄食友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慤致通聲氣及文慤被論後先生惟恐牽連逢人告

曰沈公非我之師亦稍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輕薄徭賦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於前代京師如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然二姓喜交結士大夫以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彈劾致興獄訟不及祝氏退藏於密也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　純皇帝嘗駐蹕其家適奉　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儓奴隸皆供食饌一日

之餐費至十餘萬云王氏初為市販弄童後以市帛起家築室萬間招集優伶耽於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變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日可知矣亦皆極一時之盛也

麻狀元

本朝順治壬辰許滿洲子弟廷試與民籍另置一榜頭場四書文二道二場論一道而已麻文僖公爾吉中廷試首名人爭呼為麻狀元今其宅猶存人呼為狀元街云其後停試至癸丑復開科即與民籍貢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肅

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操守廉潔雖屢歷膴仕其貧窶如故也每早登朝家不舉火皆幼子同輿往公入內堂餐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饑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佽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其子侍御念孫以彈和相著聲望喜講水利屢任河員卒以河決罷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孫也

陳文肅

本朝漢閣臣率以耆儒碩德始獲登庸故歷黃扉無不白髮駸駸者惟陳文肅大受以大考受 上知其參政時去釋褐甫十載人爭羨之公性剛峭岐嶷偉貌善吏事歷任封圻以廉敏稱職諸下

屬員如神明莫敢欺詐然多銘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報有道員明公福者伊文端公孫也爲公門生仕粵東糧儲道公之兩粵制府時明公適丁艱歸過諸水程明公具刺謁公公適假寐閽人不時通明公慨然揭帳去及寤欲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粵中撫拾明浮收糧米案劾之明因致大辟後數十年其子輝祖卒以貪婪伏誅皆以爲公苛刻之報云

王功偉

王功偉富順漢軍人性迂拘學問鄙陋除四子書時文外他書籍莫覩也性直樸明大義見有人受奴隸欺者必從旁證之屢遭人

怨詈先生不顧也自以為善陶猗之術屢開市店貲財為人紿盡而先生自以為倍獲人津津道之其志終不衰也以致落魄布衣縕袍尚不能給訓課蒙童以為餬口計繩床土銼終日書聲喧聒不已而先生不以為厭也嘗病眩暈恆恐斃於道途每出行必小紙書其姓名居址以防顛僕余笑謂曰昔劉伶荷鍤自隨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歸於田廬是慮何其不達也若此先生亦無以對也後卒以貧困終